

玉荷花儿开

□陈峰

夏至去乡下吃农家菜，上来一道汤，似染了花香，一问，是梔子花滑肉汤。大号的青花瓷盆里漂着白玉般的花瓣和粉红的肉片，招招摇摇，细碎的葱花，滴着翠，荡漾其上。众人迫不及待地舀来，一尝，惊呼，从里到外，整个人都香了。

很多年后，才知道玉荷花就是梔子花。在乡间，无论是谁，都不叫梔子花，而叫它玉荷花。

彩英阿婆是念佛阿婆，一天到晚瘪着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叨着，不知疲倦。她的门口道地种着好些花，涂指甲的凤仙花，像鸡冠头一样的鸡冠花，中午时开的午时花，晚饭时开的夜夜红。当然还有好几蓬玉荷花，低矮的树丛，绿油油的叶子发着绿油油的光，一朵朵肥硕的梔子花，停在枝头，香得不管不顾，像一记粉拳打在身上，晕头转向。阿婆就在花香中念经，那只黑灰色的猫盘在她的脚边，半眯着眼，好像在打盹。村里的婶婶们从窗外经过，闻到香气，总会扔下一句话，“啧啧，真香啊，念出来的经更加灵光了。”

乡间有个好习惯，乡里乡亲会把好东西拿出来分享，比如谁家买了杨梅，隔壁邻舍准能分到一碗；比如花种，谁家种的花又大又好看，就有

人上门来讨花种，拿回家去。彩英阿婆家的玉荷花花瓣是重瓣，特别大特别白，但是上门来讨的人不多。为啥？玉荷花不兴种在墙门里，白花不吉利。但是玉荷花进了庵堂寺院，就特别吃香，几乎角落落都种，一大批一大批。花开的时候，很多人闻香过来，尼姑、和尚见了，笑咪咪的，双手合十，“阿弥陀佛”。

玉荷花随插随活。春节刚过，便可动手去剪，插在地里。雨水一浇，就生了根，俟后花便开了，一直开到七月份。端午节的时候，村里的女人们无论老的少的摘一朵戴在头发上，或别在衣襟上，把自己打扮得香香的，在青石巷子里“袅袅裊裊”地走着，撩得空气暗香浮动。远远的，远远的，那种香是若有若无的，甚至是幻觉，左右前后东嗅一下西嗅一下，哪有玉荷花的影子，但那缕香却始终如影随行着，香远益清。这还不够，还要把玉荷花拗来，插在透明而细长的汽水瓶里，或漱口杯里，一屋子都是香气，吃饭睡觉做梦，无一不透着香。

小孩子总会耍些小聪明，把未开的梔子花带着花管摘下，花苞用指肚轻轻一旋，花与萼分离，对着花管一吸，花蜜一骨碌溜进嘴里，连说出来的话都是香的。又闲着无事，

凑近玉荷花，猛地吸一鼻子，那鼻子简直要香没了，这真是碰鼻子香的花啊。很多年过去了，读到汪曾祺老先生的《人间草木》，他为梔子花打抱不平，“梔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掸都掸不开，于是为文雅人不取，以为品格不高。梔子花说：‘去你妈的，我就是要这样香，香得痛痛快快，你们他妈的管得着吗！’”让人不禁笑出声来。

山上杨梅熟的时候，哥哥随大人去了杨梅山。回来的时候，除了又黑又紫的杨梅，手上还带着几枝花，叶子碧绿，金黄的花，香气跟玉荷花一样。那天晚上，母亲拿着这花给我们猜谜语：“住在深山冷谷里，身穿油绿带茶香，有人问我真名姓，我是皇帝后代根。”

竹子？不是。茶树？不是。桐树？不是。猜不着，便赖着母亲说谜底，母亲说，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喏，就是这花。

原来这叫黄梔花，黄梔与皇子同音，是野生的玉荷花。养在瓶里或杯中，没几天花便显出颓败的气质，花瓣萎黄打着卷儿，可香气还在。这时候，会唱书的大编师傅刚巧经过我家门口，看到黄梔花，唱又不像唱，说又不像说，开口道：“黄梔开白花，生因嫁人家。黄梔六瓣叶，生因白白力。”父亲知道这是顽话，并不生气，跟他说：“我家女儿是宝贝，以后吃老酒全靠因宝

贝。”黑暗中，我好像听到有谁似乎“哼”地一声，像是抗议。

彩英阿婆是村里的“神医”，谁家小孩要是哭闹不止或被吓坏了，她会“念经”，念心经，“人离难，难离身，一切灾难化灰尘。”小孩子就不哭不闹了，真是神奇。她会把玉荷花的花瓣晒干，送给伤风感冒的人煎了喝，喝了出汗就痊愈了。一次，有一个孩子生痢痢头，这气味别提多难闻了，脓水淌下来，没人跟他玩了，家里孩子多，他的父母也顾不上他。彩英阿婆迈着小脚，把孩子领回来，只见她把玉荷花的叶片摘来洗净，用嘴嚼烂，糊在伤口上，一日多次，一周后竟结痂脱落了。这个孩子大概终生都不会忘了彩英阿婆和玉荷花了。

小孩子脸皮厚，偷偷“猫”在村里的男女青年后面，听他们说着听不懂的话，他们还唱歌，你一句我一句地唱。大人说他们这是在找对象唱情歌呢。“玉荷花，靠墙栽，雨勿洒来花勿开。东村哥哥要花种，西村哥哥讨花栽。哎呀，我的好哥哥，人多花少派勿来；玉荷花，靠墙栽，雨一洒来花就开。十五十六花放朵，十七十八花正开。哎呀，我的好哥哥，真到花开你勿来……”

孩子们一手捂着嘴巴一手捧着肚子，嗤嗤地笑得直不起身。如今，谁还会唱？

那一棵大树

□裘七曜

那一棵大树，在那青山的脚下，那一棵大树，在那两溪交汇之处的沙地上。

听母亲说，那里本是一块草木葳蕤落英飘飘的荒地。是她和父亲满心欢喜地披棘斩荆把荒地开垦后，种上了番薯，第一年，收了十几筐，再也不怕饿了。

可是，溪边有一棵一人抱的树，父亲嫌它遮阳，影响庄稼的生长，打算把它砍掉。母亲说，留着吧，将来小长长大了，或许可以做点家具之类的。

树留下了，它生长着；家里的孩子也次第多起来，热闹着。大姐出嫁的时候，父亲打算把树砍了，给大姐做几样嫁妆，尽管这树做器具不咋地。可是，没办法，农家的孩子只能将就着，有就可以了，还挑什么三拣什么四？

母亲说，还是先留着吧，后面还有串儿一样的孩子，大因要做的嫁妆另外想想办法。树没砍，它生长着……

二姐、三姐、四姐快出嫁的时候，想砍又没砍……它生长着，越来越大。

有时候，跟随父母去那里，我和弟手拉手才可把树围起来。它已高耸入云，展翅高飞的雄鹰早已在最美的枝头安了

最美的家。

1989年，弟考上了大学，要学费，缺钱；1989年，家里正帮我建房，需要钱，缺钱。

我看到了父亲在磨斧子，父亲说这次真要把树砍了，卖了。

母亲坚决不同意，又阻拦说，先想想办法，问亲朋好友借借，反正树在，不怕，慢慢还。真万不得已，再砍。

树，成了一种砥砺；树，成了一种希望。它在溪水交汇之处矗立，风雨不曾阻挠它，它在那里中流砥柱。

树还在慢慢长，父亲也在慢慢变老。望着树，父亲常出神沉思，父亲有时会说，现在你们都不需要树了，哪天把树砍了，给我打口棺材，让我和它融为一体……

1999年，实行了火化，父亲与树融为一体的愿望显然是无法实现了。父亲淡然一笑，他蹒跚着常去那里干点轻易的活儿，累了，在树下小憩打盹。父亲已经不是当年磨刀霍霍的父亲。

2009年，那个春暖花开的午后，父亲安静地走了。当我送别父亲，蓦然回首，想去树下坐坐，树依然耸立于白云间，默默的……

醒鸡

□原杰

在四明山偏僻的角落
抛出童年悠远绵长的记忆
打捞一个传统而又沉重的名字：醒鸡
被主人用竹篱笆围在臭水沟里
翅膀上还拴着一把迷信的稻草

竟日不给吃不给喝反思
只因为好不容易解了一大窝小鸡
沉浸在母子情深里不能自拔
便受此奇耻大辱
鸡神情呆滞
千百年来始终想不明白
醒过鸡的人却醒了

现代与传统——以《雪窦山》夏季号两篇小说为例

□沈潇潇

著名评论家、作家詹姆斯·伍德将喜剧(小说)分为“纠错的喜剧”和“宽恕的喜剧”。我觉得把他的分类替代为“传统小说”和“现代小说”，更易于评说《孤单他们咳嗽出来》(以下简称《孤单》)和《裸奔》这两篇同刊于今年《雪窦山》夏季号上的小说。

杜亮亮的《裸奔》无疑属于传统小说，即伍德所称的“纠错的喜剧”。它无误地叙述一位年轻女教师的裸奔及其后果：她在浴后发现心爱的项链被偷而一时激奋，仅披着浴巾夺门而出狂追小偷，她在裸奔事件之后触目皆是人们(丈夫、父母等)的异样眼光，终以自杀作出了抗议。

在这篇小说里，作者以全知全能者的姿态出现，他是纠错者，也是终极裁判，知道笔下的人物在做什么和做对、做错了什么，小说“场面经常猛烈可笑，急于看穿人性的弱点”(池薇语，以下引语同)。作者手里的道德和秩序的鞭子是至高无上的，并有力地“惩罚笔下的人物”——女教师最后自杀让活着的亲人们撕心裂肺，正是这样一种惩罚。

像许多有着“稳定的秩序体系和确定的说教”的传统小说一样，在《裸奔》的小说路径上的是非判断指向是确定的，路基是结实的，路面是通畅的，还配以作者时不时的精确导航，阅读者根本无迷路之虞，“阅读的任务是提取其中传道的部分”，在终点“确切地认识到人类广泛的

愚行”，并因为结尾毫不含糊的审判、惩罚而发出与作者同样的义愤和唏嘘。就这样，读者跟着作者顺利完成了亚里斯多德喜剧式的纠错流程。

“宽恕的喜剧几乎是亚里斯多德喜剧观的倒置。”与《裸奔》一环紧扣一环、确定流畅的故事叙述相比，杨洁波的《孤单》的叙述是飘忽、断续，甚至是隐晦、有障碍的。小说分两部分，A面叙述了一个小女孩的孤独之夜，B面叙述了两个三口之家一次似乎平淡的郊游露宿。A面与B面之间横隔着一座巨大的断崖，在这里读者得不到作者的导航帮助，“必须靠自己努力去认识人物，也许我们发现：我们知识得不够多。”

与传统小说相比，现代小说“用不可知取代了可知，朦胧取代了透明。”A面里那个连名字都没有的小女孩是谁？是B面的池薇，还是同在B面中的文欣(池薇的同学)？若若(池薇的女儿)？这样的人物安排在传统小说里是不可思议的，对于那些只储存有传统小说审美程式的读者来说也是匪夷所思的——他们往往会在现代小说中读出一堆乱码。

阅读传统小说就像看戏，读者在舞台之外却高于台上的表演者，台上表演的把戏都能被他们一一看穿。而阅读现代小说，读者不确定“是在台下还是台上”，“他没有觉得高于对方，而是带着笑和怜悯觉得在看自己也默然参与其中的可怕的死亡之舞”。阅读传统小说又“类似于一个人走过来对你说：你听说过

某某吗？”然后那个人(作者)细细道来，前因后果毫不含糊。而现代小说是邀约读者共探幽暗又有神秘光点闪烁的人性(人生)之旅，摒弃“群体的类型化”路径，强调独特的“个体的审视”。传统小说中的“人物的身上镶了太多作者抒情(传道)的花边”，现代小说则让读者“光荣地投身于小说人物一样的复杂而自由的维度”，在渐渐获得理解的过程中达成互相宽恕或和解。这些特点，在两篇小说中都有各自相应的体现。

“孤单他们咳嗽出来”，是个颇有深意的标题。这句话首次出现在A面：小女孩曾在县城见过一个布娃娃，单腿立在叮咚作响的八音盒上一圈圈地旋转，隔一会用一种奇怪的调子说一句令小女孩感到奇怪的话：“孤单，他们咳嗽出来。”再次出现是在B面的首句：“你说，‘孤单他们咳嗽出来’是什么意思？”池薇说，不待她的丈夫林可回答，又说：“这应该是一句英语，‘孤单’我总觉得是‘goodnight’，就是猜不出后面半句。”林可说：“不好意思，我读书少，别跟我讨论这么高深的问题。”话题突然中断——这里不会有传统小说起承转合的流利。直到在小说结尾时，话题又突然续上：林可忽然安静了，说：“你早上说的那句话什么来着，goodnight——”“孤单，他们咳嗽出来。”“是不是，Goodnight，time goes by？”

是的，Goodnight，time goes by！小说所写的正是两个night(小女孩和两个三口之家的两个夜晚)以及它们之间的“Time goes by(时光飞

逝)”!“孤单他们咳嗽出来”或“Good-night，time goes by”，标题对整篇小说的统领巧妙而严谨又意味深长(只是这句英语的谐音似乎更接近“孤单他们咳嗽吧”)。

小说随之结尾：幽暗中，她看见穿着蓝色裙子的女孩单腿立在八音盒上，不知疲惫地旋转，旋转。发条拧紧，时光飞逝，齿轮咬合，Time goes by……

池薇就是A面的小女孩！但我们把小女孩理解为文欣或若若又有何妨？《孤单》作者企图“以最微妙的方式捕捉到各种正在进行的人生”，使小说似一座小径分岔的花园，令人困惑又着迷。小说若能对人物经脉的“点穴”更精准些，行文更抓人些，那就堪称完美了。

人生是一场单向的孤单旅行。“Goodnight，time goes by”，如同孔老夫子“逝者如斯夫”的一声叹息；在布娃娃的“孤单他们咳嗽出来”的持续回响中，是生命的寂寞、苍凉和企图超越的欲望及其徒劳……这种“光荣地投身于小说人物一样的复杂而自由的维度”的阅读体验，让我产生在读者读完时作者才真正写完的错觉，这正是现代小说的魅力所在。

最后略需说明的是：我将两篇小说对比着简析，并无贬低传统小说之意(何况传统小说还是当下文坛的主流)，只是借此梳理一下自己的所思，与同好共享。至于在个人认知上，我更偏好现代小说也是显而易见的。

Time goes by，让我们珍重互道：Goodnight！

雪窦山文艺季刊

2018年夏季刊要目

小说绿地

裸奔·····	杜亮亮
孤单他们咳嗽出来·····	杨洁波
紫鸢尾·····	虞燕
困囿之地·····	叶小二
蝴蝶的羽衣(童话·外两题)·····	张桂佳

散文长廊

乡土	斫树酒·····	陈峰
	爷爷的葬礼·····	王林军
	咸童(外一题)·····	何禾
情怀	潮起潮落·····	朱宁
	我在春天里·····	童优佩
	芦苇和老人(外一题)·····	朱敏波
印象	旧颜·····	蒋静波
	奉城夏夜·····	戴召平
	花语两则·····	郭宏尉
	闲话酒事·····	盛常国
行吟	旅途散章·····	俞赞江
	从栖霞坑到唐田(外一题)·····	凌金位
	梁弄之行·····	陈大甫
溯源	追寻1872年奉化光影·····	裘国松
	芳草清明布衣魂·····	陈旭波

新诗时空

抽身(组诗)·····	毛立纲
在夕阳的光环下(组诗)·····	汪知羞
时间深处(组诗)·····	董珩
行走奉化(组诗)·····	林水文
饮海三湾·采风小辑·····	

南慕容 陈礼明 原杰

评论书屋

时间的叩问者·····	高鹏程
觅得传闻探诗魂·····	原杰
漫谈历史小说写作的诚实度·····	萧盛

主办单位:宁波市奉化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地址:奉化区南山路53号 邮编:315500
 投稿邮箱:xuedoushan@126.com
 电话:0574-88502656



青海长云暗雪山

孤城遥望玉门关

古薇 摄